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舊蛇竇

中環人都會記得威靈頓街的舊「蛇竇」，樂香園咖啡室。新「蛇竇」我未去過，不知今天的奶茶雜批水準如何。我在舊「蛇竇」有很多回憶，所以更不敢幫襯新「蛇竇」，正是近「竇」情怯。

我有三段在中環上班的日子，先是在太古大廈，後在怡和大廈，第三次是在雲咸街。第一二次都偶有幫襯「蛇竇」，但位置遠，不常去，且那時公司還有英式茶水娘姨，三點半會推茶車送上咖啡奶茶，根本出不去偷懶「蛇王」。不過周六中午倒是會去的。那時香港多數公司周六還要上半天的班，但那半天實在沒甚麼事可做，只是清清In-tray和翻翻雜誌，十二點就可收工。如果沒約人，我就會去舊「蛇竇」吃份三文治，喝杯奶茶當午餐，看兩三個鐘頭報紙或者小說，十分寫意。說來慚愧，我的青葱歲月，部分就是這樣度過的。

「蛇竇」吸引的地方，不在於它的食物，而是它正對着威靈頓街斜路，不太熱鬧也不太疏落，是看人看景的好地方，西諺說watch the world go by，閒看浮生也。對面是鏞記，的士小巴都在那邊上落客，很易碰到熟朋友。有次周六下午兩點左右，「蛇竇」人很少，我坐在大堂正中一張圓枱看報，偶然抬頭見到門外閃過一個很眼熟的男子，他好像也認得我，因為過了大門馬上又折回，走進來相認。原來是位姓何的舊同事，以前在某雜誌社曾經同組，後來他進了城大做企業傳訊工作，我則進了銀行，當時已近十年沒見，竟在「蛇竇」重逢。老友坐下，中間像全沒分隔過，馬上聊起來。互報近況之後，即入正題，就是我們以前曾談過要一起出版一份專業通訊。我們都相信那是盤可行的生意，當下又談起來。其時互聯網開始熾熱，於是又談怎樣把網上和紙版刊物結合，足足聊到四點多才散！

可惜那次一別，之後都沒再詳談，而他又天不假年，幾年前仍在城大任職期間竟罹疾逝去。那天跟他相聚，是舊「蛇竇」給我最好的回憶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偶遇《灰姑娘》

新國立劇場（New National Theatre Tokyo，NNT）是近年遊東京的新發現。在東京新宿不購物，要是春季還可到新宿御苑看櫻花，在冬季的下雨天，最佳的消磨就是搭乘一站京王新線電車到初台站，溜逛NNT-

位於東京新宿附近的「新國立劇場」，建成於一九九七年，年頭雖然不長，但在短短幾年時間裡，已經成為東京音樂、舞蹈愛好者心目中的一個主要演出場所。

作為亞洲一流的歌劇院，新國立劇場的硬件設施屬國際先進水平，為歌劇、芭蕾、現代舞、話劇等不同形式的舞台表演藝術提供理想的演出場地。劇場富有空間感，而且設施現代化得來亦非常人性化。內設三個規模不同的劇場：舉辦大型歌劇或芭蕾舞劇演出的「歌劇院」（Opera Palace），可容納一千八百一十四名觀眾，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四面舞台設施。

設有一千零三十八個座位的「中劇場」（Playhouse），用於規模小一點的芭蕾舞、現代舞或話劇等演出，也設置了類似「歌劇院」那樣先進的四面舞台，只是舞台面積稍小一些（總面積大約是八百多平方米）。「中劇場」不僅舞台台面可以伸縮、移動，而且觀眾席的牆壁也可以移動，可根據演出形式的需要把劇場調整成集中型或開放型等不同形式。

另設有一個「小劇場」（The Pit），主要用於話劇或一些試驗性小型歌劇的演出，雖然沒有四面舞台的設施，座位數目亦僅有四百六十八個，但舞台和觀眾席均可根據需要移動位置，也就是說，可以將舞台安置在觀眾席中間，或觀眾席前方，或將部分觀眾席安置在舞台後方等等，諸如此類，甚至還可以把一部分觀眾席升高成「看台」。

遊覽新國立劇場，適逢其會遇上午間演出芭蕾舞，而且是家喻戶曉的《灰姑娘》（Cinderella），不懂日語也完全沒問題，最低票價竟是一千六百二十日圓，還需要考慮嗎?!

琴台客聚

黃仲鳴

吳昊談通俗文學

埋頭「苦」編的《香港文學大系．通俗文學卷》終告出世，了卻心事一樁。所謂「苦」，的確是也。其「苦」在於沙中淘金，在於翻查舊書舊刊舊報也。其實，若論編撰香港通俗文學者，還有一人，那就是吳昊。可惜，他英年早逝，去矣。而在早年，他確有此心，其後卻專注於影視而荒棄了。

九七前，他曾寫了一系列有關香港通俗文學的文章，相信很多人都忘記了。在一個以「純」和「嚴肅」為上、為主流的文學界裡，吳昊的「俗」，自是「毫不起眼」，引不起注意。他說：「我的文學觀與別不同，包括很多偵探小說、奇情小說、浮生雜文在內的通俗文學，更值得研究。」他慨嘆香港：「過去這類通俗文學半死不活的自生自滅，學院置之不理，學者更大為漠視。結果，過去豐富的香港通俗文學遺產，都沒法流傳下來。」

吳昊一直有收通俗文學的資料。當年，我便和他互通有無，其實是他給我的多，而我「回報」的少。他最欣賞周白蘋，所收《中國殺人王》和《牛精良》的書仔雖多，卻難齊全；我每淘得一本，即影印一份寄奉。他如此「抬舉」周白蘋：

「周白蘋的《牛精良》寫於戰後香港，但最初的故事是以香港淪陷日軍手上展開，描寫亂世出梟雄，甚為粗豪，作者選詞用字乃語體文與廣東話混雜，很有地方色彩，亦是『三及第』文字在香港文壇的開端。牛精良是香港一名咕哩頭，在淪陷之後迫上梁山，糾黨挑戰漢奸及皇軍，早期的《牛精良大鬧中環》、《牛精良大鬧西環》、《牛精良大鬧曲江》等，經常機槍橫掃，手榴彈亂飛，江湖情仇，義氣豪邁。製片商亦見獵心喜，曾收購版權將《牛精良》拍為電影。而周白蘋的《中國殺人王》則是占士邦式機關打鬥小說，經常大鬧紐約、倫敦等地，開特務小說之先河。所以，作者絕對有資格被譽為『通俗小說之王』也。」

封周白蘋為「通俗小說之王」，亦不為過；但說周白蘋「是『三及第』文字在香港文壇的開端」，則為錯，因為晚清時已有個鄭貫公，民初時有個黃言情了。吳昊相信受到周白蘋等「三及第」作家的影響，自身也寫起「三及第」文章來；最為人所樂道的是《老土先生》（香港博益出版，一九八六年），所謂「老土」，反「扮嘢」之謂，「這些老土怪其實佔社會的大多數，他們可能是小販、車房工人、工廠工友、文員等」，因為收入少，所以「無能扮嘢」，便被視為「老土」。吳昊寫了這部書後，便被文友如我呼之為「老土先生」。

吳昊對流失的「多姿多采的通俗文學」，除歸咎學院和學者外，還有此感慨：

「過去的殖民地政府有意抹煞香港人的文化身份，毫不重視保留這些報紙雜誌，而圖書館更不收藏那些通俗小說。結果，當報館和出版社關閉，亦無資料館人員主動接觸挽救，令到此等文化遺產自地上消失。」

悲乎哀哉也矣。

■一部精彩的「三及第」小說。 作者提供

百家廊

鍾倩

生意人

冬天，小區外面的街上很是冷清，然而，有時會來個賣氣球的、賣糖葫蘆的，抑或是擺攤賣小玩意兒的。大人們路過，瞥上一眼，沒有甚麼興趣。放學的孩子圍上前去，煞是歡喜，議論不停。有的從口袋裡掏出幾個硬幣，買一個才走；沒錢的，也要過過眼癮，看夠了再離開。

賣氣球的高個男人，附近很多人都認識他。印象中，我上小學時，他就在這塊賣氣球，這裡是他的老地盤了。這幾年，生意不好做，他四處打游擊，來的次數少了。他四十多歲的樣子，身着一套深藍色舊制服，人很愛笑，兩個酒窩裡盛滿快樂的因子。

每次來，他都騎着一輛老式的自行車，車上綁着一個長桿子，直插天空，上面拴着幾個充好的氣球，五顏六色的，非常好看。他的手很巧，從兜裡掏出兩個小氣球，片刻工夫，吹氣、搭配，做造型，幾下子就變出一個小動物。做的時候，他習慣抬頭看天，眼睛望向遠處，好像閉着眼也能做出來，我不止一次的觀察過，發現了這個小秘密。孩子們盯着看，看得入了神，嚷着要買。我從他那裡買過不下十個氣球，有的還沒到家，就被同伴搶走了。經常被父母訓斥：「光亂花錢！都是騙小孩子的，批發市場賣不值錢！」我裝作沒聽見，跑開了。

有一年過年時，他弄了個小遊戲：塑料圈套獎品。攤前地上擺着很多獎品，都是小孩喜愛的玩具，他在地上劃定一條線，站在線上投擲塑料圈，如果套中了，獎品就屬於你。當然，塑料圈需要花錢買，一塊錢能買五個。我拿着壓歲錢去玩兒，套了好幾輪，一個也沒中，其他同伴也大都以慘敗收場。見我們一臉掃興，他邊示範，邊教我們技巧，但怎麼也學不來。走的時候，他像變戲法似的，從兜裡掏出幾個小玩意兒送給我們，眼前一陣驚喜，愛不釋手。後來，聽小區的人說，他很愛玩兒，失業後幹起這行，變着花樣賣小玩意兒。有些人議論：「別看他的攤子不起眼，賺錢很多！」也有人打抱不平，「根本掙不了幾個錢！」

■賣糖葫蘆雖是小本生意，也能活出一片天。 網上圖片

一次，他沒有賣氣球，改賣泥塑玩偶，現場製作，攤子前面圍的水洩不通。他將和好的泥巴放入模子裡，用手均勻地攪拌，再製成不同的造型。看着簡單，做起來不是那麼容易。「沒想到你還有這兩下子！」一老熟人上前拍他的肩膀，一臉驚訝的說道。不一會兒，他就完成好幾個泥塑玩偶，在攤子前依次擺開，有的人忍不住伸手摸一下，有的孩子則情不自禁的拿在手中把玩，還沒晾乾，難免會弄壞。但是他從不生氣，也不大聲呵斥。他和孩子之間的交流，大都是用眼神，很少見他說話。時間久了，我覺得，他身上散發着較濃的孩子氣……那種未泯的童心和簡單的哲學。那天，從下午到天黑，他只賣出五個泥塑玩偶，收攤時，他將剩餘的玩偶送給了烤地瓜攤販的孩子。他是個生意人，很多時候，我覺得不是。他是在販賣美好和童趣。

那個賣糖葫蘆的，是河南人。那天出門，我在小區門外等車，她遠遠的問道：「要個糖葫蘆嗎？」見對方這樣熱情推銷，自然不好拒絕。掏錢，沒帶零錢，她趕忙說：「拿着吃去吧，不急着給錢！」我笑着回答：「不怕我跑了？」「怎麼會呢？我在這裡幹了十多年了，從沒遇到過不給錢的人！」她信誓旦旦的說道。近處打量，覺得她很眼熟：「你就是那個最早在北門賣糖葫蘆的小姑娘？」她不住的點頭：「這片住的人，都吃過我的糖葫蘆。」

最早的時候，小區對面這所高校的大門在北邊，冬天的晚上，北門外很多做小生意的，提着煤油燈，賣爆米花的、賣水果的等。那一年，她才十三四歲，跟老鄉合夥賣糖葫蘆，她做的糖葫蘆，山楂大、糖漿多、還帶有芝麻，又甜又香。別看她年齡小，幹起活來卻十分麻利，周圍人一來二去混熟了，都認她賣的糖葫蘆。天寒地凍，她的雙手凍得發癢難耐，但她從不帶手套，覺得不方便。晚上等到全部賣完，她才肯收攤回去。有一次，很晚了，街上的攤販都收攤了，她非要再等等，說晚歸的情侶會買糖葫蘆。然而，她遇見一個醉漢，拿走糖葫蘆不給錢，還糾纏不清，她氣得哭了起來。慶幸的是，一路過的小伙子出面報警，才化險為夷。

一晃眼，十多年，她還在賣糖葫蘆。她拿出裝糖葫蘆的環保紙袋，指着袋子上的標誌說：「你看，這是我們家的商標！」接着，她絮絮說道：「我一直賣糖葫蘆，也算是賣出了名堂。前年，我在西邊的小區買了一套八十平米的房子，將父母從老家都接過來了。我也有男朋友了，結婚是不遠的事。」聽到這裡，我稱讚道：「你很棒！」她自信的回答：「不是我說，現在很多城裡人都是『啃老族』，我很看不起他們。我從老家出來，憑借雙手做小本生意，賺得不多，但我堅持做，認準一個營生，踏踏實實做下去，我不信成功不了！」她的一番話讓我陷入到沉思中。所謂的生意人，並非是賺大錢、發大財的大老闆，有些時候，專注而堅強的打拚者，才是最讓人尊重和仰望的。我打開包裝紙袋，大口咬下一個山楂，津津有味的吃起來，酸酸的、甜甜的，如同綿長的日子，令人回味不盡。

小本生意，賺錢不多，但是生意人心底烙印上「童叟無欺」四個大字，就顯得有分量了。寫到這裡，我想起賣雞蛋的老徐。他老家在南部山區，家裡開有養雞場，賣雞蛋是他的主業。剛來小區賣雞蛋的時候，大家都喊他「小徐」，一年一年，他變成了「老徐」。說起為甚麼選在我們這裡賣雞蛋，他講過這樣一件事。剛來這裡賣雞蛋，他每天帶着煎餅和鹹鴨蛋當午飯，沒有熱水，只能喝涼白開水。吃飯的時候，這一幕被傳達室的老大爺撞見了，他立馬回家提來一暖壺熱水，小徐感動得說不出話來。從此，老大爺天天給他送熱水。冬天提來熱暖壺，夏天用大瓷缸子送綠豆湯。小徐認定這個地方，再也沒有換過。他賣的雞蛋，新鮮、便宜，而且秤上足金足兩，在小區裡有口皆碑。腿腳不便的老人，他會幫着送到家裡，平日裡誰家有重活，他也會主動上前搭把手。

後來，他認那個看大門的老大爺為乾爹。老大爺的老伴患病癱瘓在床，家裡需要個護工，遲遲找不到合適的人選，他讓妻子過來幫忙，這一幫忙，就沒再走。老大爺很是感激，每月按時給她發工資，與從家政請的護工享受同等待遇。這一場緣分，小區裡的人都知道。慢慢的，小區附近多了幾個賣雞蛋的，同行競爭厲害，他的生意自然受到影響，可他仍是像過去那樣賣雞蛋，賣多賣少，每天都樂呵呵的。

生意人，做的是生意，也不僅僅是生意。他們心裡孕育的樸實情愫，會滲透在生意中，綿延出人與人之間的溫情。反過來，也會給他們帶去好運。

有情有義的人，終會得到福報。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劍膽琴心曾敏之

曾敏之先生是著名報人、作家和詩人，上世紀四十年代已成名。他是香港《文匯報》前代總編輯，我未聆聽過他的教誨，唯一一次「見面」是在廣州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。人們緩步環繞安睡在白色菊花叢中的曾老，向他做最後的致敬，又像回顧他不平凡的一生。

曾先生一九一七年生於廣西羅城，一九四零年起開始記者生涯，長期在《大公報》和香港《文匯報》任職。他一生採寫的新聞報道不計其數，蓋棺論定，《十年談判老了周恩來》和《聞一多的道路》是公認的傳世之作。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，他在重慶面對面採訪周恩來，發表洋洋七千字的報道，轟動宇內，也成為採訪周的首位中國記者。《聞一多的道路》是曾敏之在詩人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後採寫的長篇報道，影響深遠。所以，告別式上宣讀的中國作協和上海作協等機構發來的唁電中，都不止一次提到這兩部作品。

曾老一生坎坷，以秉筆直書為己任。年輕時，他被國民黨政府關過監獄，五七年被打成右派，文革中不堪屈辱，曾憤而從二樓跳下，幸無大礙。改革開放後，他出任《文匯報》副總編輯和代總編輯多年，同時致力於世界華文文學界交流互鑒。曾老的個人生活很不幸，妻子早逝，小女曾琤在四川稻城旅遊時因高山症引發腦溢血突然去世。這些打擊都未擊倒他，反而是使他心靜如水，筆耕不輟，奉獻了三十餘本文學專著，也應驗了自古「苦難出作家」的說法。

當天出席曾老遺體告別式的有不少熟悉的面孔，「復旦才子」作家李輝專程從北京趕來，向曾老作最後的告別。他惋惜地說，幾天前還與曾老通過電話，對方聲音洪亮，沒想到兩天後便走了。香港作聯會長潘耀明也從香港特意趕來，問我能不能參加一周後香港作聯舉行的曾老追思會。曾老生前是香港作聯和世界華文文學聯合會的創始人，斯人仙逝，香港文學界豈能不飲水思源。

我的同事趙鵬飛與我一同參加告別式。小趙告訴我，他曾兩次到曾老家中採訪，第一次是前年底《文匯報》紀念創刊六十五周年前夕。憶及採訪情形，小趙說，曾老為人隨和，沒一點大記者架子。曾老說，他每天都閱讀香港《文匯報》和《大公報》，並講了許多過去的採訪經歷，最後叮囑小趙，做記者要多交朋友，特別是大人物朋友，如四十年代他便與國民黨宣傳部長等高官是好朋友，這樣才能安排採訪和有「料」。

小趙懷着對老前輩的景仰之情，字斟句酌，發表了一整版的人物專訪報道，見報的標題是：「一代名記曾敏之 劍膽琴心著文章」。小趙告訴我，稿件發表前，他曾打電話詢問曾老對標題的意見，老人對此很認可。

曾老走了，可他的文章還活着。回顧他坎坷的一生，「劍膽琴心」確是他為人為文的生動寫照！

思旋天地

思旋

應着眼學生得益

近日因為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增加「與內地締結姊妹學校」數目，積極做好交流學習、擴闊眼界，引來某些人士議論。其實有關「姊妹學校」計劃做法已有很長歷史，並非現屆政府發明，而且計劃一直受學校歡迎，要加大對此計劃的支援，實為喜事。隨着兩地交往愈來愈頻繁，目前約有三十萬港人長時間在內地工作，如此看來，很多香港青少年都有興趣和需要了解內地的情況。

中國地大物博，文化源遠流長，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。例如一些老少邊窮區省市，風土人情很濃厚，許多傳統、在城市絕跡的文化遺產，例如大西北地區，有舉世知名的絲綢之路、河西走廊，在這些歷史悠久的地區上曾發生過各式各樣的故事，有動人的、有驚險的、有悲傷的、有浪漫的傳奇故事，好像中國四大名著《西遊記》正正就以大西北地區為舞台，故事精彩絕倫，家傳戶曉。這些地方一直保留着簡樸生活。當大眾莘莘學子嘗試過到這些山區交流，就會明白幸福並非必然的道理！

另外，一些重點城市例如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，學校不論硬件配套、教師資質、教學創新等，除了可一新學生耳目，也讓大家更加了解國家今天的繁榮穩定，對祖國有更真切的了解。再說，交流合作不是單方面，並非只有香港學生受裨益，內地學生亦可從中了解本港青少年的看法，擴闊國際視野。此計劃絕對能達至雙贏的局面。

而有關社會對此計劃的疑慮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早前也直接回應，提出教育不是政治工具的一部分，並強調不可以將政治帶入校園。各界應放低偏見，着眼學生的得益為首要。期望政府未來會研究更多與內地擴大和加深交流合作的項目，讓青年人透過互訪、生活體驗、文化和服務合作，除了拓闊視野，更有利青年人將來的事業發展。無疑，內地的機遇肯定比其他市場的機遇為多，也能大大增加青年人向上流的機會。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《今生無悔》喚醒盧沾

本年度「十大金曲」金針獎得主「詞壇聖手」盧國沾，實在廿多年前已婉拒接受，為何今天又願意？他的答案頗玄妙：「當年領獎對我事業不利，今年對我事業有利也。」原因何在，他賣了關子，我想盧太要大家知道丈夫依然健在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
坐在輪椅上的盧老師精神飽滿，他風趣的提及因領獎一事，扯上了跟羅嘉良的陳年風波，自言在圈中早已習慣流言，也證明自己並非小人物。盧老師確實絕非小人物，他的文學根底深厚，全因他是由四位狀元親自教授四書五經，爺爺是狀元，也是縣老爺，兩位叔伯也是狀元，難怪老師運用中文的力度如此超凡。

今趟有傳此乃「一獎滅恩仇」，盧太力言怎來恩仇，否則也不會提議請羅嘉良在金曲夜唱《秦始皇》。他們真的廿多年未見，兩人喜相逢。今天他們是甚麼關係？「是朋友，當年他們希望解約往外發展，我沒問題，因為當時丈夫面臨生死關頭，我要奔走於醫院與法庭之間，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正式解約，完全不是問題。」

盧國沾幸得賢內助，他在一九九〇年剛從新加坡完成一星期的歌唱評判回港，疲累不堪，就在浴室滑倒撞爆了眉骨，血流披面。醫生護士搶救半小時全無起色，決定十分鐘後宣布死亡。此際，盧太也顧不及自己沒穿鞋子，身掛六、七個手袋，原因忙亂中不知道身份證放在哪裡，她只問：「你一句話也沒留下便走，我和囡囡以後怎辦？」忽然盧國沾開始有輕微反應，經搶救後陷入昏迷。所有醫護人員每天都叫：「盧生快醒，電視又播你的《今生無悔》了。」原來當年王傑主唱的主題曲天天響起，那個晚上盧國沾朦朧中感到歌聲太嘈開口投訴，他醒了。

盧國沾被自己的作品叫醒，他的第一首作品是一九七五年電視劇《巫山盟》的主題曲，插曲《田園春夢》更是大受歡迎，盧國沾作品是十大金曲的常客，記得第一屆連中四元，《小李飛刀》、《每當變幻時》、《明日話今天》、《願君心記取》，風頭一時無兩。

當年填詞界三雄有雙「沾」雙國：盧國沾、黃霑和鄭國江，去年由鄭老師作詞的《衝上雲霄二》主題曲引起不少迴響，盧老師可有聽聞？「他們驚動了我，要求我多寫一個版本，我沒有這樣做，一個調子，我從不寫兩份歌詞，況且鄭國江是很好的填詞人。」

盧老師評價今天的作詞人很精彩，要大家打開胸懷接受新一代的語言。我也希望年輕人也了解前輩的語言，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，往日香港流行樂壇如此蓬勃，我們的填詞人功不可沒。希望日後可再欣賞到盧老師的作品，因為擁有四位狀元培育出來的文采，已經再無來者矣。